

实用中医古籍丛书

本草

95363

备要

清·汪昂 原著

王效菊 点校

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

C0164295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系清代著名医家汪昂(字沅庵)所撰。原题名本草备要,取义为既完备又概要,选取药物四百余味。后重梓时增补六十余味,题为增补本草备要。

全书分为药性总义和药物分论两部分。药性总义,概论药物性味归经、升降浮沉等总义。药物分论,按草、木、果、谷、菜、金石、水土、禽兽、鳞介、鱼虫、人等分为八部,含临床习用药物四百七十九味。每味药物,首先对其功用示以提要,并按十剂分类注明宣、通、补、泻、滑、涩等,后将其性味归经、功能、主治、畏恶、宜忌以及药材性状、炮制等扼要介绍,同时将药物与病证、病因、病机予以联系说明,对读者学习中药亟为便宜,故而流传较广。

是书向以简明扼要、切用临床而为医界推崇,可供临床中医帅以及学习中医、中药人员使用。

津新登字(90)003号

本 草 备 要

清·汪 昂 原著

王效菊 点校

责任编辑:于伯海

*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8.75 插页1 字数172 000

1993年5月第1版

199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3 560

ISBN 7-5308-1184-3/R·331 定价: 6.20元

校勘说明

一、本书的点校整理，是以清·道光二十五年乙巳（公元1845年）瓶花书屋校刊本为底本，参照光绪十六年庚寅（公元1890年）善成堂重镌本（简称“善成堂本”）、民国三年甲寅（公元1914年）尚古山房刊本（简称“尚古山房本”）以及1954年商务印书馆版本（简称“商务本”）等校本予以校补、勘误的。同时对全书作了标点、断句和分节。

二、本书只作点校整理，一般不予注释和语译。

三、点校中，对底本书的内容，原则上不删节，不增补，不改编。

四、本书成书于清初康熙年间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书中某些处，难免存在不当之论和涉及迷信之说，为保持原书原貌，亦予留存。

五、底本与校本不一致，而显系底本错讹、脱漏、衍文、倒文者，即在原文中予以改正或增删，于原文末字处加脚注序号，在当页下边加注说明。其中底本错讹者，注之为“讹”，如：“放”，原作“敷”，为讹，据商务本款冬花条改。底本脱漏者，注之为“阙”，如：“铺”，底本阙，据商务本桃仁条补。底本衍文者，注之为“衍”，如：“千金云”，原作“一千金云”，据善成堂本，“一”为衍，删。

六、底本与校本不一致，异文纷纭，莫衷一是，而难以

肯定何者为是，或校本有一定参考价值时，原文不动，在原文末字处标出脚注序号，页下加注说明其互异之处，或列举各种异文，以供读者参考。如：底本、善成堂本、³尚古山房本作“阴蚀”，商务本作“阳蚀”。

七、底本与校本均一致，但显系错简、脱漏、衍文、倒文之处，亦留原文，不妄改动，在原文末字加脚注序号，页下加注说明。如：“……气为水母”，注为“气”疑作“金”。

八、底本与校本不一，但是系校本错误者，原书不动，不作校勘说明。

九、底本与校本均残缺，可以计算字数的，每一个字用一个虚缺号，即□表示；凡无法计算字数的，用删节号，即……。

十、本书的序，选取了底本的本草备要童序、本草备要自序和增补本草备要自序，并补入了善成堂本中的本草备要陈序，以备读者研究参考。序均作校注。

十一、本书凡例共十七条，其中十五条录自底本，二条补自善成堂本。

十二、本书根据底本、未予分卷，而分为八部。

十三、底本目录与正文不一致处，则根据正文改正目录。底本目录有所阙脱者，根据正文或参校本予以补入。不作校注说明。

十四、底本的药性总义原列于目录之前，现根据一般书籍排列次序，改移于目录之后。

十五、本书根据底本，未予刊印药物插图。

十六、本书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横排，简体

字一律采用标准简化字，但有些中医专用字在简化后容易发生混淆或有失原义，则除外。如橘红之橘、癥瘕之癥等。

十七、本书中有大、小字之别，系按底本照录。小字均加括号括起。

本草备要陈序

医学始于《内经》，药品始于《本经》，药性之于医，特其一端耳，而生杀反掌匪细，故也同雷。而下考其性，正其用，广其数，详其义，历数十百家，宜亦无余蕴矣，然皆偏有所长。求其词句雅炼、意旨賅明、不简不繁、体裁合节者，则未之数见也。

汪子初庵，予之至交也。少长官墙，逾壮仄薄制举，遂自逸以老，然经史百家靡不殚究，而于岐黄之书为尤嗜，盖以刀圭家鲜能探注，而养生者又不可以不知也。

予交初庵久，尊酒论文之暇，辄及医旨，殆于其间有玄解乎。近以本草一帙示予，盖会纂诸家，而手自裁定者也，名曰备要，征序于予，予知非以予言为重，以予稍解此中意旨耳。

夫本草，大者莫如《纲目》，谓其类多而难穷也；小本莫如《汤液》，又未免失之稍略。即余小刻医学五种，其一为《本草十剂》，盖推徐氏之说而扩充之，但与《方解》相表里，而于婴儿、疡科药则未之及。兹本精于搜逸，严于树裁，于《汤液》则补其阙略，于《纲目》则汰其繁芜，益以《经疏》诸书。使义类昭著，文约而指博，以云备要，宜其然乎。是书行世，则从来诸家别刻，皆可废览矣。嗟乎！使初庵得行其志，将跻民生于仁寿，其见诸事功者，曷止如是。今伏处衡茅，仅著方书以寄意，然其惓惓博济之心，则

一也，是初庵之为初庵也夫。

春同学弟陈丰拜撰①

① 此上之序原阙，据善成堂本补。

本草备要童序

乙巳夏，武林武蝶生先生，言及新安汪初庵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二书简要易明，乡僻无医之所与不知医之人，读之了然。且卷帙无多，行李便于携带其中。医方无不神效，历试历验，洵为有济于世之书。惜坊本舛讹遽漫，几至不能卒读。如能重订锓行，亦造福不小。京江包松溪、包美东、包子墩诸君子闻之欣然，愿为重刊，而蝶翁遂以仇校自任，于是松溪诸君醵金开雕。雕既成，有谓方书中精详而罕传者颇多，此书浅略，且已遍行海内，家有其书，何必多此一举？此盖泥于海盐吴遵程之说。不知吴氏之《成方切用》、《本草从新》即因汪氏书而推广之，良足补所未备，然例以先河后海之义，则汪氏安可忽者？拟俟此书工竣，即续刊吴氏之书，以与汪氏书相辅而行，此特先河之义也。噫嘻，医岂易言哉！病情万变，治不一端。近之浅学急求速化，往往钞撮汤头，药性编写为歌诀，人挟一册，率尔悬壶，以性命为尝试。曾有友人偶患肠风，以柿干烧灰，饮服而愈。医者惊为奇方，纪而录之，不知即载在《本草备要》柿干注内，则是医家于此二书罕有涉其浅而领其略也，遑问其他。今之重梓是书，正以其浅而易明，略而知要，以便于人人之用耳。若夫高材敏达之士，欲广究医理之奥，则最古之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最博之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诸书俱在，原不以浅略域之也。抑闻之，行远自

迹，登高自卑，苟由此而寻源竟委，以游濂博而归于精微。
为三折肱之良医，登一世于仁寿，是二书者，又未必非梯航
之一助云。

道光二十五年仲冬月童濂叙于扬州

本草备要自序

医学之要，莫先于切脉，脉候不真，则虚实莫辨、攻补妄施，鲜不夭人寿命者。其次，则当明药性，如病在某经当用某药，或有因此经而旁达他经者。是以补母泻子，扶弱抑强，义有多端，指不一定。自非兼贯博通，析微洞奥，不但呼应不灵，或反致邪失正。先正云：用药如用兵，诚不可以不慎也。古今著本草者，无虑数百家，其中精且详者，莫如李氏《纲目》，考究渊博，指示周明，所以嘉惠斯人之心，良方切至。第卷帙浩繁，卒难究殚，舟车之上，携取为难，备则备矣，而未能要也。他如《主治》、《指掌》、《药性歌赋》，聊以便初学之诵习，要则要矣，而未能备也。近如《蒙筌》、《经疏》，世称善本。《蒙筌》附类，颇著精义，然文拘对偶，辞太繁缛，而阙略尚多；《经疏》发明主治之理，制方参互之义，又著简误，以究其失，可谓尽善，然未暇详地道、明制治、辨真伪，解处偶有付会，常品时多芟黜，均为千虑之一失。余非岐黄家，而喜读其书，三余之暇，特为诸家本草，由博返约，取适用者凡四百品，汇为小帙。某药入某经、治某病，必为明其气味、形色所以主治之由，间附古人畏恶兼施、制防互济、用药深远之意，而以土产、修治、畏恶附于后，以十剂宣、通、补、泻冠于前，既著其功，亦明其过，使人开卷了然，庶几用之不致舛误。以去备则已备矣，以去要则又要矣。通敏之士，由此而究图

焉，医学之精微，可以思过半矣。题曰本草备要，用以就正于宗工焉。

休宁^①切庵汪昂题于延禧堂

① “休宁”原作“休阳”，据商务本序及《中医大辞典》汪昂条改。

增补本草备要自序

言之可贵而足以垂后者，必性命之文也，其次则经济之文也。余于理学，既无所窥，又六经四子之书，灿如星日，即汉疏宋注，且有遗讥，况余愚瞽凡民，安敢以管蠡仰测高深也哉！性命之文，吾无及矣。若经济之文，必须见诸实事，方能载诸简编。余少困棘闱，壮谢制举，长甘蓬蒿，终鲜通荣，经济之文，吾无望焉耳！至于词章诗赋，月露风云，纵极精工，无裨实用。扬子所谓雕虫篆刻，壮夫不为，不其然乎！窃谓医药之书，虽无当于文章巨丽之观，然能起人沉疴，益人神智，弱可令壮，郁可使宽，无关道脉，而能有助刚大之形躯；不系政刑，而实有裨生成之大德。言不堕绮语之障，用有当施济之仁，群居饱食之余，或可以愧小慧而胜犹贤也乎！是用寄意此中，思以寿世。初则谓医学与堪輿不同，堪輿当有秘奥，天机不欲轻泄。若医集所以济生救疾，自应无微不阐，无隐不彰，恣意极言，不遗余蕴。及泛览诸书，惟《灵素》、《难经》、仲景、叔和，奥衍宏深，不易究殚。自唐宋而下，名家百氏方书，非不灿陈，而义蕴殊少诠释。如本草第言治某病某病，而不明所以主治之由，医方第云用某药某药，而不明所以当用之理。千书一律，开卷茫然，即间有辨析病源、训解药性者，率说焉而不详，语焉而不畅，医理虽云深造，文字多欠通明，难以豁观者之心目。良用忤然，不揣固陋，爰采诸家之长，辑为《本草备

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二篇，理法全宗古人，体裁更为创制。本草则字笺句释，仿传注之详明；医疗则论证释方，兼百家之论辨。书分两帙，用实相资。要令不知医之人，读之了然，庶裨实用。两书甫出，幸海内名贤颇垂鉴许。今本草原刻，字已漫灭，特再加厘订，用酬世好。抑世尚有议余药味之简者，余惟歌赋汤液，药仅二百四十种，拙集广至四百种，不为少矣。如食物仅可充口腹，僻药非治所常需者，安能尽录？盖既取其备，又欲其要，应如是止也。兹因重梓，更增备而可用者约六十品，聊以厌言者之口，仍不碍携者之艰。苟小道之可观，倘不至致远之恐泥也乎！

康熙甲戌岁阳月

休宁八十老人初庵汪昂书于延禧堂

本草备要凡例

(一) 注本草者，当先注病证。不然，病之未明，药于何有？从前作者罕明斯义，第云某药入某经治某病而已。浅术视之，盖茫如也。唯李氏《纲目》哀集诸家，附著论说，间及病源；《经疏》因之释药而兼释病，补前人之未备，作后学之指南。兹集祖述二书，更加增订，药性病情，互相阐发，以便资用。若每处皆释，则重复烦琐，反生厌渎，故前后间见，或因药论辨，读者汇观而统会之可也。

(一) 药品主治，诸家析言者少，统言者多。如治痰之药，有治燥痰者，有治湿痰者，诸书第以除痰概之；头痛之药，有治内伤头痛者，有治外感头痛者，诸书唯言治头痛而已。此皆相反之证，未可混施。举此二端，其余可以类推矣！又每药之下，止言某病宜用，而不言某病忌用，均属阙略。兹集并加详注，庶无贻误。

(一) 每药先辨其气味形色，次著其所入经络，乃为发明其功用之中，不能逐款细注，读者谅之。

(一) 徐之才曰：药有宣（上升下行曰宣）、通、补、泻、涩、滑、燥、湿（湿即润也）、轻、重十种，是药之大体，而《本经》不言，后人未述。凡用药者审而详之，则靡所遗失矣。今为分阐以冠于诸药之首（此十剂也。陶宏景加寒、热二剂，兹不俱述。然本集燥剂，即陶氏之热剂，通剂乃徐氏之燥剂，而寒剂则多寓于泻剂也）。

(一) 药品主治，已注明入某脏某腑者，则不更言入某经络，以重复无用也。

(一) 药品稍近遐僻者，必详其地道形色，如习知习见之药，则不加详注。

(一) 阴阳、升降、浮沉，已详于药性总义中，故每品之下，不加重注。

(一) 主治要义及诸家名论用……病症用……药名汤头用……顶上十剂用……

(一) 药内，间附古方，使人施用。如方药俱全者，则于方名加……如有方无药者，则方名不用……^①

(一) 药目次第，每药稍从其类，以便查阅。

(一) 先哲名言，有言以人重者、有人以言重者，须当仍其名氏，庶乎后学知所禀承，或是或非，有可裁断矣。奈何医集之中，率掠古人之言，混入己^②作，使读者苍黄莫辨，泾渭难分，习俗移人，贤者不免。甚有合数人之言，砌掇成篇，首尾欠贯，词意多乖。以故医学每鲜佳编，良深慨息。本集采用诸家，悉存原名，使可考据。间有删节数句者，以限于尺幅也；有增改数句数字者，务畅其文义也；亦有录其言而未悉其名氏者，以藏书既寡，目力不充，难于尽考也。或时附入鄙见，必加“昂按”二字，以听时贤之论定。其间旁搜远讨，义图贯通，取要删繁，词归雅饬，庶几豁观者之心目云耳。

(一) 是书篇章虽约，多有补《纲目》、《经疏》之所未备者，故曰备也。

^① 此上两条凡例原同，据善成堂本补。

^② “己”，疑作“已”。

(一)药有气味、形色、经络、主治、功用、禁忌数端，《药性歌赋》虽便记诵，然限于字句，又须用韵，是以不能详括。兹集文无一定，药小者语简，药大者词繁，然皆各为杼轴，锻炼成章，使人可以诵读。

(一)《本草》一书，读之率欲睡欲卧，以每药之下，所注者不过脏腑、经络、甘酸苦涩、寒热温平、升降浮沉、病候、主治而已。未尝阐发其理，使读之者有义味可咀嚼也。即如《证类》诸本，采集颇广，又以众说繁芜，观者罔所折衷也。是编主治之理，务令洋明，取用之宜，期于确切。言畅意晰，字少义多，作者颇费匠心，读者幸毋忽视。

(一)是书之作，不专为医林而设。盖以疾疢人所时有，脱或处僻小之区，遇庸劣之手，脉候欠审，用药乖方，而无简便方书与之较证，鲜有不受其误者。是以特著此编，兼辑《医方集解》一书相辅而行。篇章虽约，词旨详明，携带不难，简阅甚便。倘能人置一本，附之篋笥，以备缓急，亦卫生之一助。有识之士，当不以愚言为狂谬也。

(一)昂自壮立之年，便弃制举，蹉跎世变，念著书作诗，无当人意，只堪复瓿，难以垂远。然禽鹿视息，无所表见，窃用疚心，故疲精瘁神，著辑方书数种，以为有当于民生日用之实。且集诸家大成，贯穿笺释，或可有功前贤，嘉惠来世。易世之后，倘有嗜吾书而为重梓者，庶能传之久远，此区区立言之意也。

(一)是书之作，因阅过伯龄《围棋四子谱》而师其意。章围棋之谱，自唐宋至今，千有余载。然必如伯龄之谱，有议论、有变换，而后围棋之妙显。本草自《本经》而下，不管数百千家，然率言其气味主治，而无义味可寻。必须为之

字笺句释，明体辨用，而后药性之功全。盖士生千载之后，贵能取前人之言，寸衡铢称，抉髓抡精，庶几有集成之益，无缺略之讥也。故拙著《内经》、《本草》、《方解》、《汤头》数书，皆另为体裁，别开径路，以发前贤未竟之旨，启后人便易之门。窃谓于医学颇有阐微廓清之力，读者倘能鉴别，斯不虚老人之苦心焉耳。